

解莊

宇津木益夫解

内篇

卷一

13

704

1

宇津木益夫註解

解莊

明治十四年七月上梓

爰止居藏

明治三十八年
十月十八日
購求

解莊自序

三

竊觀世之稱學道者皆以利己

興身為念未嘗知有大公無假

之真是以其學愈博而其意愈

拙其理益明而其見益陋昔者

三代之衰也文弊大極矣禮樂

門 13
號 704
卷 1

宇津木益夫

雪南
圖書

法度盡爲成私欺世之具。仁義性情皆爲飾智驚愚之資。而不知道爲何物者多矣。當時唯有老聖傳黃帝純全之道。又有莊叟敷衍其真。以救其衰弊。然無一人信其道以徵諸己者。雖其

書傳于世。棄擲而不講也。秦漢以後其弊益甚。晉郭子玄以己意注之。而不明其真。至後世林西庸齋焦弱侯陸方壺邵弁林西仲其他諸子皆說其似者。或考之儒籍。或參之佛理。以爲得其

解莊
真然皆手不達痒處。而說其髣髴而已。何者。馳心於形骸之外。而無用力於形骸之內也。是以大道不明乎世。將三千年矣。余自十七八。好讀斯書。至今五十餘年矣。未嘗一日廢之。每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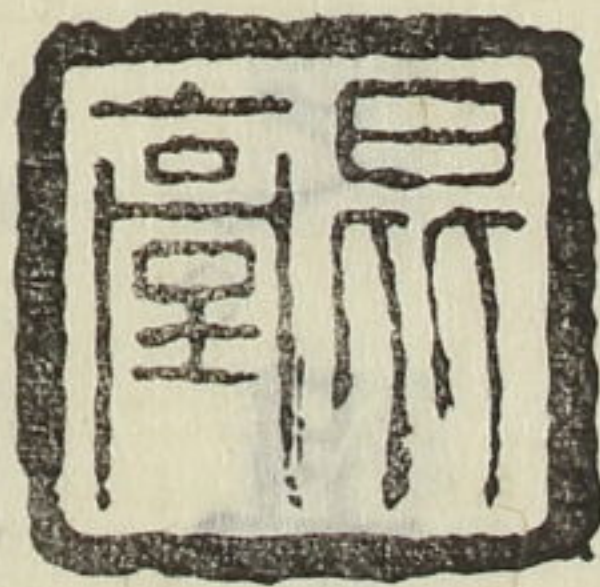
好討論。以徵諸己。鋤知。芟愚。參諸實踐。徵諸躬行。心未嘗營外。身常如居深山。始知太公無假之真。非自外得。固自備於我矣。爾來不繕外貌。以鉤名譽。不巧詞色。以求利達。毀譽得喪。擺手

無跡。身心交安。思慮恂達。偉矣哉。無假之爲真也。一貫萬古而無弊。透徹千聖而不違矣。於是私筆其概。以藏之有年矣。同好請梓之者數矣。余之固陋。何足以取信於人。固辭不允。猶頻請

不止。余已頽齡。衰髦日至。若不允。則其篤請。何日全之。且有深愧於大公無假。因再筆以授寺西積善。使其按且書。以塞同好之責。讀者取其意之所在。勿罪文之粗漏。

嘉永元年戊申夏四月

七十翁字津木益夫撰



解莊目錄

第一卷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上

第二卷

齊物論下

養生主

第三卷

人間世

德充符

第四卷

大宗師

應帝王

第五卷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第六卷

天地

天道

第七卷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第八卷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第九卷

知北遊

雜篇

庚桑楚

第十卷

徐無鬼

則陽

第十一卷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二卷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解莊目錄終

解莊卷之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尾張

宇津木益夫天放解

夫人之心體本自廣大。但爲軀殼所繫累。終失其
本然之大。自甘鄙小。而不知世間有此成大之學
問。蒙叟憐之不得已。而爲說致廣大之次第階級。
以示學者。此篇之所以作也。此篇名逍遙遊者。欲
學者之體得本然之廣大。不爲一切世故所拘束。
逍遙無所繫。而遊無私之天也。林鬲齋云。逍遙優
游自在也。遊者。心有天遊也。雜篇外語陸方壺云。遊

者心與天遊也。逍遙汙漫自適之義。林西仲云。逍遙。徜徉自適之貌。遊。所謂心有天遊是也。此蓋不繫心於萬境。優游自在之謂也。諸解其義同。人之欲成道者。先能用力於此篇。則不爲軀殼發私心。而優然入於聖域也。人視其文之奇險突兀。以爲別種學問。又目爲異端者。未窮其源者也。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此數句六十三言。全篇之主意。發泄而無餘蘊。人之學道。自始至終。不出此數句之外。此蒙叟著實爲人處。開卷第一義也。學者當須潛心定慮。以體得之。○按焦弱羹翼註云。冥海也。摯康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國。語云。魚禁鯢。鯢皆以鯢爲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爾雅云。鯢魚子注。凡魚子名鯢。禮內則云。濡魚卵醬。注。卵讀爲鯢。魚子也。十洲記云。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陸德明音義云。若雲垂天旁。陸方壺云。其翼若天雲。

之布於四陲也。鵬字彙古作鳳音彭。又別有鵬字音明。鷦鷯似鳳南方神鳥。又謨即切音茫。司馬長卿上林賦。捷鷽鷽掩焦鵬。按鵬鵬字畫同。而音亦近。余謂焦朋焦明俱是鳳之種。則相混亦宜然。如其云南方神鳥大有據於此篇。今不敢別鵬與鷽。但爲南方神鳥音彭。可以解此篇也。郭子玄云。鷽鵬之實吾所未詳也。一句斷送。諸家不究鷽鵬之實。而總以寓言斷之。亦未詳。不知所寓之物。而得明其實乎。學者於是當下工夫。余不敢隱。吐出真情。以示二三子。請聽余解。夫人之未學也。理義不

明。一迷一暗。心智茫然。一無所知也。雖然其天命之性。未嘗虧乏。廣大之心量。曾無缺少。唯一切之理義。不明而已。此寓之北冥。冥海之量無涯。而其不明也。猶北冥也。學而後萬事明了。卽是南冥也。均是冥海。而有南北明暗之異。猶人之學與未學也。若人無志而不學。則終身在北冥而不徙者也。若欲學而立志。乃是鯢始生也。然在北冥而一念萌動之時。是也。夫魚子之生其腹中。小如芥子。魚無大小。其初生皆然。其志漸大。其學漸進。乃是猶魚子之生頭尾鱗鰭也。及其成德也。不知其量也。

是立志之初。雖微小如魚子。已含畜日後大成之機。是鯤之小。不知其幾千里之謂也。譬如芥子。試取芥子一粒。示之於生。而不知芥子者。曰此一粒如毫末者。必抽四五尺許之莖。生四五寸許之葉。至其開花。則千瓣單瓣。紅白相映。其形如牡丹芍藥。花謝後。莖頭必有鴨卵樣之實。上戴菊花樣之冠。其中必生數千萬粒之芥子。此其一粒而已。知之者。聽而不疑。不知者。必誑而不信也。今方魚子之未成。而語其成大之後。人之所以疑而不信也。其魚雖成大如鯨魚。不離北冥。則不能近明。復發

志而欲出暗中。此乃化而爲鳥之時也。夫學者雖發志學道。而未究其本原。依然在文字理義之中。未能明自己廣大之性。則其博雖極宇宙。北冥之魚隊而已。及其化爲鳥也。則透脫於文字言語。理義法則。一切教道之窠窟。而悠然躍出於無聲無臭之空中也。至於是。則十有五雙。而以爲一切超脫。無有子遺也。終身陷溺於無物之境。而不復知有自在無礙之樂地也。雖然。功名利達之念。無復礙其心知。則其無量。又不知其背之幾千里也。其名爲鵬。向所謂鵬與鵬。俱以爲南方神鳥。則其機

既含圖南之意也。於是不發憤忘食而進取。則徒化而爲鵬而已。不能復展其翼以怒而飛也。此怒字。所謂憤悱之義也。其志不愛空中無物之境。進取自省之篤。自存乎其中也。其怒而展翼之時。日月星辰。爲其所掩。山川洲島。爲其所蔽。殆如欲雨時。雲烟隔遮天地四方。濛濛昧昧。不辨咫尺也。故曰若垂天之雲也。雖然其發憤進取之力不足。則難以徙南冥也。待海運風作之時。而後將徙南冥也。海運。乃海氣動颶風作之時也。大鵬乘此風力。以徙南冥也。斯是風力。人人切瑳琢磨之力。而無

形而有大力。量之義也。夫風之爲物也。無形而有爲。其拔大樹。倒大廈。摧山翻海之力。可以見焉。鵬乘此風力。將以徙南冥也。學者發憤進取。當積風力。無形之脩習。以到南方透明之極地也。然非脩熟之時到。則不能徙南冥也。此南冥。非意推慮究之所得而知也。故曰南冥。天池也。天者。人爲意測之所不及也。此謂大事了畢矣。是人事盡而天理自顯者。是也。南北明暗之異。旣如此。均是冥海。則其心量之廣大。本自無增減消息。但學與未學之異而已。學者能悟入此開卷第一義。則莊子全篇

之旨。不待余之解而昭昭也。諸注皆說其文字。而未釋蒙叟之深旨。所謂窺管而已。

按琅邪代醉編鯤條曰。莊子云。北冥有魚。其名曰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人多以爲寓言。然所謂鯢者。蓋實有其物也。釋氏書謂。海中有魚。其大如山。背產大樹。業風鼓撼。痛苦難喻。元王文定公憚。汎海錄云。洋中之物。莫巨於魚。其背鬣矗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折不合者數日。又山菴雜錄載。至正癸卯。有人自奴兒于來。見其處有魚。從海中過。揚鬣露脊。投南而行。凡四日夜。始盡其

身。則其大又不止於千里而已。正統辛酉。吾蘓之崇明。一夕忽有魚頭。閣海灘上。長十餘丈。儼如刀截。夫一頭而其大若此。則其體亦當百丈。然以前數說觀之。直小鮮耳。又焦氏筆乘云。逍遙古作消搖。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于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此亦一說也。學者須參觀余竊觀世之稱學道者。終身在魚隊。而不知離北冥。徒爲大魚。而不能化而爲鳥者。亦多矣。間有爲鵬而出一等地者。亦不能怒而飛。伏觀北冥之群

魚。以爲我既爲鵬。彼猶爲魚。終身蹲踞此地位。而無圖南之志者。亦不爲不少矣。其至怒而飛。展垂天之雲。將徙南冥者。則寥寥無一人。實可歎息也。世之解莊者。觀以爲滑稽戲譚之流。徒玩弄其文之奇逸。以爲談柄。無一人出真力者矣。噫。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鯤鵬之名。蒙叟引古書以徵之。後之湯之問章。可併見。齊諧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諸解亦皆同。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飈。

郭璞云。暴風從下而上也。搏音團。飛而上也。此條受上文。引齊諧。以徵鵬鵬之名。非蒙叟之所創言也。其書多怪異之事。故曰志怪者也。其言曰。鵬之徙南冥也。非輕輕然而到也。水擊搏扶搖。其怒力非容易。且其積歲月。三千九萬之久。此亦非悠然而往也。必苦心焦慮。而後乘風力。以徙南冥也。凡學者。學而習。習而學。學習功積。而後成君子之德也。水擊三千里者。化而爲鵬之初。猶未離北冥之時也。此就里數而言其勤苦之久也。凡百般之學。積三千日之習。則必小成者也。至九萬則言其極。

功也。此惟言脩習之久。非必盡此數也。比之於在北冥。而不能化者。何徒霄壤其志之高邁。可察也。於是乘積功之扶搖。離北冥而冲舉九萬里也。九與萬俱是數之極也。扶搖乃脩習之力也。乃上條海運之時是也。夫人之學力。無形而運量萬物。故非水擊三千之力。不足以負大翼。上不九萬里。則不可徙南冥也。是乃學者功成之日也。然時否命塞。則不能展大翼於太虛。必觀積功之風力足以載大翼。而後上九萬里者也。此乃觀時以進者也。故曰去以六月息。諸註以六月爲半年。陸方壺獨

以爲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海運風作之時也。鵬觀時乘風。徙南冥也。息乃風義。與下文以息相吹之息同。謂夏正海運四月之風。爲六月息者也。陸說大似有據。夫學者盡三千九萬之積功。而一去半歲而止息。則亦何成德之有。半歲止息之說。妄臆可笑。況與下文以息相吹之息。同其義乎。讀者請察諸。此條三千九萬。引齊諧以爲上文之考徵也。若人棄三千九萬之功。而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止息。則其志氣不能復使後學進取也。學者於是當下工夫。或曰。鵬盡三千九萬之功。而至南冥天

池而後止息者。所謂功成名遂身退者也。此說雖似有理。半年之語。遂無著落。且與下文不相應。讀者當子細玩味也。本文三十九言。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野馬。郭曰游氣。屬齋曰游絲。陸曰田間游氣。西仲曰。日中游氣。四說皆同。言空中搖曳之氣也。塵埃。陸曰日光中游塵。此受上文而言。天地間因一氣之鼓舞吹噓動者。皆如此。生物造物也。是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而浮動空中者也。與鵬之搏扶搖而

上九萬里者。大小雖異。其飛舞空中也亦同。皆乘生物之息。以游衍者也。其生物之息。滿盈天地間。而無所不至。此造化之活潑潑處也。此活潑之一氣。滿盈無隙。是天色之蒼蒼也。非天之正色。一氣重積之所使然也。試望山色。其遠者爲一氣所隔。與天一色也。天之蒼蒼。遠而無限故也。望上如此。則其視下。當同望上也。故曰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文如海本。作若是而已矣。此野馬與塵埃。雖同飛動空中。其上不高。其形如毫末。然生物不遐棄之。使其游衍一氣息中也。大鵬之冲舉也。非大

風不能上九萬里也。其鼓舞大鵬與野馬塵埃造化之一氣機。蒼蒼然細縕交密。目前歷歷而無知其所以然者也。雖然其所積之氣小。則不能舉大物也。是脩習之力不足。則終身野馬與塵埃而已。下文明言其意。此野馬塵埃起下文蜩鷲鳩。本文四十言。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

後乃今將圖南。

坳音凹。堂之凹處也。培音裴。氣至而滋息爲培。林西仲培訓養。作活字看。亦一說。闕音過。不通也。肅齊曰。夭闕無障礙也。此承上文言。野馬與塵埃微物也。雖無所積。常飛舞於空中。至大鵬則非充積之厚。不能以負其翼也。以譬勤苦充積之厚。足以致高明也。此條自水擊搏扶搖之句。生意來。水之積不厚。則不能負大舟也。其理顯然。無力二字下得妙。試覆一杯之水於堂之凹處。則芥浮如舟也。芥字與塵埃字相照應。復置其杯於水上。則膠而

不浮也。膠謂黏着於地而不動也。杯中之水。安能浮其杯哉。是舟大而水淺故也。此自水擊句生意。風亦然。無力則不能負大翼也。是以乘海運之大風力。以冲舉九萬里也。其在下之風。有力可知也。是習學之功力充積。而到高明之地位也。到此地位。而不復進取。則從前之勤苦。棄如土也。於是復培學習之力。而後到天池也。夫人莫不具廣大之心量者。然不立志。則不能積其學習之功力也。雖積功力。而不厚。則不能達其志也。欲達其志。則九萬里猶半途也。而後培其學習之力。終到萬物無

足以撓其心者_甲之極地。而後乃今將徙南冥天池之六通四闢之聖域也。故曰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云云。背負青天。到九萬里極高之地位也。莫之大闕者。世間一切之事物。無足以撓其心者_上也。是所謂虛靜恬澹寂寞無爲之地也。猶且不繫心於其地。而將圖南。其志之無窮。不可以思慮測量者也。圖字妙甚。未到南冥之時。預知南冥極明之至處。而欲到其地也。不特文章之妙。使學者盡善美之意。溢乎言外。宜矣。世之解之者。不知蒙叟之深旨。不能達其真矣。所謂致高明而盡精微之實學。

莫妙焉。學者須積真力也。本文八十六言

蜩與鷺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蜩音條。小蟬也。或云蜩蟬類。五月以後鳴者爲蜩。七月以後鳴者爲蟬。鷺音學。鷺鳩學飛之小鳩也。或云。山鵲鳩形類之。故名鷺鳩。決起不遺餘力疾飛貌。搶突也。榆枋二木名。榆和名爾禮。枋和名滿由美。灌木也。控投也。捉也。引也。窮也。此承上野馬塵埃而言。蜩與鷺鳩。局量狹小。不知世上有如許大學問。無志不才輩。視俊傑之行事。冒險蹈危爲

廣遠之事業。而以爲我竭力而飛。欲搶榆枋。有時不至。而投於地。之九萬里而南。決無此事。此所謂井蛙醯雞之徒而已。世之係一術偏一曲。而無真志者。往往如此。太史公猶以莊子爲荒洋自恣。以適於己。其不知蒙叟之旨也。且矣。況其下焉乎。野馬塵埃。雖無所積。猶乘造物之息力。而游衍宇內。是無私也。蜩與鷺鳩。不唯無所積。爲私見所障礙。反毀笑廣大之學。其不成事可知也。本文三十五言

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莽蒼郊外一望蒼然。至近之地也。趣至近者。一日之食。可以往來。腹猶無飢。行漸遠者。糧亦不可不預備也。故曰宿舂糧。行至遠者。糧亦不可不多貯。故曰三月聚糧。此設譬以喻人。其意自明。宜矣之二蟲。不肯_下之九萬里而南也。故曰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蜩與鸞鳩也。所謂以_二小人之腹。量_二君子之心者也。老子曰。下士聞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之意也。此條三十三言。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

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羅勉道莊子循本曰。菌地蕈也。大曰中魴。小曰菌。菌生以朝計。故曰朝菌。李氏曰。犬芝也。天陰生糞土。見日則死。蟪蛄亦蟬類。通志畧云。寒蜚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悽急。小山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是也。莊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耳。冥海也。靈龜也。麟鳳龜龍。

解
謂之四靈。冥靈、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者，史記龜千歲尺二寸二箇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折椿爲二箇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殆亦亥有二首六身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朝菌，大芝亦名日及，生於糞土。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不知有晦朔。蟪蛄，諸家謂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也。此亦承上文而言。小知大知，鯤鵬與蜩

鷖鳩也。自上文又何知之知字生意也。夫鯤鵬與蜩鷖，知有大小也。形之大小，非其主也。習有長短也。非惟謂夭壽，以知見志趣之大小遠近爲要也。小知之不及大知，上文既言之。雖有大知，其脩習不積年，則不能體其實。是小年之不及大年也。前說知有大小，而述志趣之有無也。此說年有大小，而示脩習之長短也。世人唯慕軀殼之耐久，而不知積年以成德也。冥靈、大椿、彭祖，俱是耐久之謂耳。世人欲與之均，而外廣大之心量，可悲之至也。故曰：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諸註云：冥靈、大椿，愈於

彭祖遠矣。衆人特匹彭祖。而外冥靈大椿。如何着眼。縱耐萬萬年之久。有形者必歸無形。唯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不可不慕也。奚以知其然也。句下得意味深長。讀者當須三復玩索也。若以形之大。小年之壽夭論之。則此句不通。寓識見之高於大知。寓積功之久於大年。小知小年。固非可顧也。冥靈大椿。彭祖亦非可匹之者。唯大知之人。而有大年之積功。可以庶幾也。學者當高着眼。按南華文髓曰。彭祖。姓篋。名鏗。堯封之於彭城。其道可祖。故曰彭祖。曆夏商周年八百歲。或曰七百歲。此條八

十四言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棘。列子湯問作革。按韻會。陌韻革字註云。史始皇紀。不用兵革。音棘。窮髮。列子作終髮。不毛之地也。

獨見曰。焦弱侯云。禽經。雉上有丈鷄。鷄上有赤。赤與
尺通。亦作斥鷃。是小雀也。和名加也。久喜。方密之
曰。豈即鷄乎。諸解皆爲斥澤小鳥。李時珍曰。鷄不
木。曷可謂安寧自如矣。莊子所謂騰躍不過數仞
而下。翱翔蓬蒿之間者也。引列子湯問。以爲齊諧
對。再說南北冥海并鯢鵬。以與初條照應。說斥鷃
以爲蜩鸞鳩之響應。自始章至此。全是譬喻。以說
示學道進取之旨。著明的實也。窮髮北方不毛之
地。人跡之所不至也。其窮髮之北。乃冥海之所在。
極北可察也。此暗喻意路不及之境也。是天池也。

與上南冥。同是人人天賦無窮之性也。雖未脩習。
其廣大之心量。未嘗異也。故俱有「天池」之名。諸註
言「文之變處」。上文先出「魚名」。後言其大。此先出「廣
脩」。後出「魚名」。鯢自鯢。鵬自鵬。而不言化。諸註皆以
爲「文之變處者」。此乃溺文章者之常態。不足深駁
也。徒弄文章。而不知主意之所在。亦宜矣哉。此首
尾相應。而南北俱稱「天池」。何「文之變處」之有。此等
之人。雖立志而爲鯢。終身不能出北暗之境。不化
而爲鵬者也。如生知之聖人。則不待化。而固爲鵬。
一舉便徙南冥而已。此所以鯢自鯢。鵬自鵬也。羊

角與騰躍對。大鵬乘旋風。竭力致知之意。在言外也。夫人欲明性命之情。則非九萬里之積功。不能盡其理致也。欲積九萬之功。則其中間。苦心勉礪。用其力也。如鵬之搏扶搖羊角而上也。非步步踐實地者。不能如此說得分明也。到九萬里。則無復障礙者。是絕雲氣負青天之時也。雲者地氣之上蒸。而在半天者也。上而出九天之上。則何雲氣之有。此所以負青天也。此乃思慮竭盡。心志開朗之時也。猶不自善其地位。而進望極明之至處也。故曰然後圖南也。竊觀世之溺技藝陷風流奔利名

局見聞者。未嘗知自己具廣大之心量。終身在冥海。而浪生夢死耳。滔滔者皆是也。或雖有志而學其道。而不窮其根本。徒在言語文字之間。而不能反身而誠也。或雖有其志。專用力於經濟。而不能觀察風俗人情。有徒抱志快快者也。或雖得時出身少逞其志。而猶有爲軀殼所繫累。而不亦知性命之情爲何物者也。其他有以文學求名譽者。有以篤行貪名者。有以才力出頭者。有以風流自安者。有以貨殖自任者。有以富貴爲念者。有以利達自驕者。有以儒佛自售者。有以書畫自鬻者。有以

醫藥糊口者。種種技藝。百般家業。不可枚舉也。雖然未嘗觀欲明性命之情。而用力於圖南之一途者也。皆自安自足。甘而爲斥鷃之徒耳。是以讀莊子者。皆以爲不經荒唐。而學其道者。千歲無一人。適有註之者。若胡人之說越之地理。身不到其地。而測推以說之。雖有似者。非其真也。宜矣。先儒以來。毀莊子破莊子者多。而愛莊子者少也。至學莊子者。吾未見一人也。斥鷃之笑。不亦宜乎。蓬蒿與榆枋。有草木之異。其見愈小。可察也。彼且奚適也。之句。在首尾。斥鷃自安自足之貌。歷歷乎目前。此

小大之辯也。此一句。總括此一段之文。有萬斤之力。此條百二十四言。自開卷至此條。通計五百二言。以譬喻寓逍遙遊之深旨。讀者宜砥礪。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阻。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

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承上段。而正言大小之辨。上以譬喻。此以實行。其小大可_三不辨而知也。夫才智足以效一官之職。按字典。效。效法也。又效猶致也。又效驗也。能法一官之職。而有效驗之謂也。實行可以比一鄉之人。字典。比。親也。近也。和也。能親和一鄉之人也。其德上獲乎君。其徵下信乎民也。此人才德如此。其自視也。猶斥鷃之騰躍數仞。翱翔蓬蒿。自謂飛之至也。世人之見。皆若此也。宋榮子。宋鉞也。著書一編。

按天下篇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可以觀榮子之行也。猶然笑貌。榮子笑其有知德之人。自謂至者也。其所行。不爲世間之毀譽。加_中阻勸。其所以如此者。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也。比_下之知效一官。以自謂至之人。出_一等地者也。雖然止乎其地位。而不進。故曰。斯已矣。其行止乎此。而不復進取也。則一曲之士已。故曰。猶有未樹也。腐齋云。數數汲汲也。比於彼效用於

世則不數數然也。而未能有所立卓爾也。故曰。猶有未樹也。樹者。獨立而無所倚之謂也。此榮子之行。雖於世不汲汲而唯定分辨境而已。至列子。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郭云。泠然輕妙貌。西仲云。順利無礙之意。其形容乘風而飄然耳。非列子至順利無礙之地位也。旬有五日而反。此句諸解未說。愚按十五日者。一氣也。一年二十四氣是也。一氣轉則風亦轉。不能不反也。反者。謂反乎地上也。此以軀殼乘風者也。與大鵬所乘之風大不同。大鵬之風。無形而有力。脩習之積功也。故以譬喻示之。

此段直說其實行。風載列子之體。而輕妙也。所謂仙家者流。乘雲履劍。跨鯉坐龜之類。皆有所待也。此雖軀得其術。而無風則無可御者。然與世之致福者大異。故曰。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比人之行地上者。則大有隔也。猶待風而行者也。故曰。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不爲形軀所繫。無內外之可分。無榮辱之可辨。自有過化存神之妙。而逍遙乎塵垢之外也。所謂至人。神人。聖人。是也。天地之正。六氣之辨。唯其所乘。御以逍遙者。非若列子之

御風也。天地之正。陸註因註。俱謂陰陽二氣之正。六氣之辨。二家亦謂。六時消息之變。林氏曰。陰陽風雨晦明也。未穩也。夫自軀殼生意者。我與天地有隔。不爲軀殼所繫累。而超然乎塵垢秕糠之外者。天地即我體。六氣即我貌也。何待之有。故曰。彼且惡乎待哉。以天地爲體者。世界皆我固有之物。體根本也。以六氣爲貌者。生化化。皆我盈虛之機也。貌動作也。有體必有用也。此以天地與六氣爲體用者也。何所待之有。故引古語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也。若彼知效一官。則有己。有

己。則有功。有名也。雖榮子列子。猶未樹有所待。則己與功名。未能脫盡也。至脫己與功名之域。則將何待哉。是逍遙遊之至處也。焦氏筆乘曰。至人知道。內冥諸心。而泯絕寄。故曰無己。神人盡道。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忘道。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也。故曰無名。焦氏雖解得分明。而分至人神人聖人。以爲知道盡道忘道者。未諦當也。若謂至人神人聖人。俱爲知道盡道忘道。則可矣乎。此至人神人聖人。俱無己無功無名之謂也。此條百六十二言。承上段五百二言之意。以總括道

遙遊之旨趣。敷演此書一部之大意。下此因無名無功無己之言。而述多般學地。以言逍遙遊之所。以爲逍遙遊也。其意與齊物論相貫通。實霄壤中之大奇筆也。惜乎諸註未得其肯綮也。以下有錯簡。訂正以備大方之覽。請辨駁其當否。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埒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

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耳。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此章百九十四言。錯簡在外篇天地篇中。今移此。以與下文徃見四子之章。文脉接續。讀者察諸此。言齧缺之爲人。以明不與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同也。以結上文自知效一官以至惡乎待哉。四節之意。肅齋云。若此一段。謂外篇粗於內篇。

可乎。可見此段固內篇之文也。許由齧缺。王倪。被衣。四子道存師資。親如父子。故其言不避嫌疑。直言以對堯問。可觀其無毀譽榮辱之心也。全部之中。四子之問荅許多。其論殊精微。此一段先開其端也。配天。欲立爲天子也。要求也。邀致之意。殆危也。圾亦危意。聰明睿智。給數以敏。其性之過人處。在世人則可喜矣。至大道則皆是有爲事相之行。而人爲勝。而天理滅也。是論其才之過人而不言其道之本於德。以人受天者。乃以有爲強合無爲。所謂自軀殼上起念者也。自許由言之。齧缺其所

師也。於世禮則不可有此言也。於大道則當仁不讓。師之意存焉。故與禪家罵佛呵祖以大報佛恩。粗相似也。讀者當致意。夫人雖見道明白。而不忘其軀殼。則道皆私。而有彼我之分也。彼我不滅。則給數以敏。唯運量其才力於事相之上而已。故曰。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此猶聽訟。吾猶人也之意。而未至必也使無訟乎之地也。若以此人爲天子。則乘其聰明睿知之才力。而將穿混沌無鑿之天。必先己而後人。故曰。方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給數以敏。故必尊知慮而迫急。

也。故曰。方且尊知而火馳。火馳字其躁急。甚於前數數然。自此天下多事。爲緒末所役。而叢脞煩碎。萬民受束縛。不得自如。萬物驚駭。而不安其生。故曰。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絃音核。束也。劉云。即駭字。夫得道者。在叢脞之時。而虛靜也。所謂物來而順應。是也。今四顧而物應。則非虛靜。火馳緒使之所使然也。夫人虛靜無心。則雖風聲鶴唳雞鳴。狗吠。皆我性中之物。而未始有彼我之隔。若欲有心而應一切事理之宜。則爲外物所轉化。而必失其真矣。故曰。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

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方且字每句置之。以使入察其爲人。形容得妙矣。此齧缺之爲人。比夫知效一官。則大有隔矣。比無己無功無名之人。則未可也。雖然有族有祖。此祖者。族之所出。而族者。祖之所別也。可以爲衆父者。齧缺之才力。出衆萬萬。則可以爲多人之長。此在事相之上。而有功勲者也。衆父父者。總括爲多人之長者之任也。上文所謂無所待。而無己無功無名之地位也。彼唯應爲上將軍以戡定寇亂也。故曰治亂之率也。率連率也。又與帥同。或曰齧缺之爲人。治亦

由他。亂亦由他。爲君爲臣。俱不免禍賊也。北面南面。俱有禍也。世之不及齧缺者。昂然自謂得道者。不少矣。可發一笑。此段抑揚變化。不特文章之妙。形容其爲人也。如面見焉。奇哉妙哉。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

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堯一聞許由之言。不復要齧缺。因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日月之明。天然之光也。燭火。炬火也。出人爲者也。日月與燭火。有天與人之別。堯聞許由之論齧缺。以爲去人爲。而尊天理。則道可庶幾也。許由之論。至精可貴也。堯自謂吾未免人爲。猶燭火之於日月。時雨之於浸灌也。其

光澤之難勞可知也。此吾自視缺然也。堯之德可謂謙虛無私矣。此自視與知效一官者之自視有公私天人之別。又足以觀其爲人之異也。其致天下之情出於中心矣。許由之分素定矣。其眼中既空一切。雖天下非其所望也。徒有天子之名。無治天下之實。無實則其賓亦不久。此由之所以不受天下也。鷦鷯和名。美曾佐坐比。偃鼠和名於具羅毛知。俱小鳥小獸也。許由亦一枝滿腹而足。復何用天下。子當歸休乎天子之位。君者指天子也。天下之所君仰也。由既爲堯師。故稱堯言子。堯稱由

夫子者。師資之分也。此君字非稱堯之語。指天子之位也。明矣。此各守其天職者也。庖人與尸祝亦各有所職。豈越樽俎而代之乎。此堯與由。其分各有所定之謂也。由又以爲堯之讓天下。有所利也。亦復設一譬以喻之。宋人有以章甫爲資而適越者。章甫殷冠。宋殷後資者。售以得賈之物也。和名志路茂能。越人斷髮文身。既無衣裳。又何冠之求。此堯之致天下也。宋人資章甫以適越也。許由之無所用天下爲。越人之斷髮文身也。堯既不得鬻缺。又不得許由。雖然其心不能自安。以謂天下既

已治。亦但外境耳。非其真也。於是親往見被衣王倪。齧缺許由之四子。其心有所安也。因往藐姑射之山。而見四子於汾水之陽。汾陽堯所都。乃汾水之北也。藐姑射之山。即汾水之陽。汾水之陽。即藐姑射之山也。窅然喪其天下。窅然茫然自失貌。堯既治天下之民。而平海內之政。不往見四子。則有功之見未喪也。見四子而後忘其外境。故茫然喪失其天下也。以結上文無己無功無名之意也。按藐細小貌。姑射仙人之所居也。以譬目不可視之絕處也。此見四子而投棄天下之意。堯不動一步。

而往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於汾水之陽也。往字與行字異。神往而非形行也。不離汾陽。而往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非神往而何也。此脫軀殼而神往至處也。諸註以爲堯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而回汾水之陽。此亦不脫殼者之解耳。孟子有藐視之語。亦細小之意也。姑射仙境也。言世外之境也。夫人之靈臺。目不可以見。其藐小可知也。然未嘗接外物也。世外之境可知也。人能收攝意念於靈臺。則接外境之心。不遣而自虛靜也。此藐姑射之山。自有神人。觀下文可以知也。此段百九十一言。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敝敝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

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此條二百二十八言。以徵上文藐姑射之山神人。非軀殼之所囿也。按郭璞山海經曰。廬其山之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借以爲神人居也。按大宗師篇曰。肩吾得之處太山。此亦借以用其人者歟。應帝王篇。亦有肩吾見狂接輿一段。屬齋大宗師註云。肩吾太山之神。同鼇頭玄云。肩吾神名也。得道故處東岳。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又鼇頭云。肩吾賢人也。連叔懷道人也。接

輿。姓陸名通。楚人。記者以其接孔子之輿故名之。
一說以接輿爲陸通字。上段既言堯由之辭讓。以
明雖天下皆外物。而非學道中之所宜著眼也。讓
之辭之。俱未忘外物者也。不忘外物。則必有外念
介乎其心也。故此段明神人之不囿形軀也。大而
無當。往而不反。其大無窮而頭尾不明也。按韓子
并文選。有玉卮無當之語。無底而其深不可測也。
往而不反。其廣非足跡之所窮也。故肩吾驚怖。以
爲猶銀漢之無至極也。一說爲河水漢水。亦言大
河之無底。而其流之無窮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

循本曰。逕。門前路也。庭。堂外也。逕與庭相距本不
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逕庭之大
遠。不比尋常逕庭也。腐齋云。逕音徑。庭音趨。只言
疆界遙遠也。大有甚有也。方壺云。逕庭。激過也。西
仲曰。隔遠貌。范無隱曰。山以喻身。藐姑射。言其幽
妙。神人即身中之至靈者。人能求諸幽妙之中。而
得其至靈者。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
於四海。非過論也。或求之於外。不亦遠乎。管見曰。
肌膚若冰雪。軀抱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子。
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

除世味。納天地清冷之氣。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外。則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輔萬物之生成。此言推己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或為名相所移。求見山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世人推尊堯舜。以為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乎。冰雪瑩潔也。清瑩

也。綽約柔媚可愛也。又德性柔好也。處子不以外傷內之意。謂其神自全也。蓋堯由之辭讓天下也。其逍遙猶列子之御風也。未能十全也。於此段以肩吾連叔之問答。吐露堯由之所以為堯由之實也。不唯堯由。人能超出于形軀之表。而認得藐姑射之神人。則堯由之實。即人人之實也。堯往見四子。而喪其天下。喪天下。乃神人之所現也。此所以有此段之文也。肩吾聞是言於接輿。而假為不達之人。連叔論辨。以為說經之師。亦在蒙叟陶鑄之中耳。夫人靈臺之幽眇微妙。非言語意識之所測

知也。學者動則不知其深旨。而爲虛無自然而不顧。是以蒙叟以文字形容不可形容者。蓋神人之肌膚若冰雪。言非尋常之形軀也。綽約若處子。言非尋常之態度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此形軀非形軀。態度非態度。非虛無。非自然。其行動非特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外。入火入水。貫金石。透山岳。跨微塵。依毫毛。大小長短脩遠。無往而不在。無視而不存也。此亦神人之塵垢粃糠。而非其實也。所謂用也。非體也。若欲證神人之實體。則當須向幽眇微妙之藐姑射之山。而猛省工夫也。余此言亦

必狂而不信也耶。是知之聾盲。未如之何而已。猶時女也。郭註以爲處子。疏云。時女。少年處室之女也。是其言也。指接輿之言。猶窈窕淑女爲君子所求也。以應下文爲蘄乎亂句。陸林等謂女與汝同。言知有聾盲。猶汝也。乃指肩吾而言。聞神人之言。狂而不信者。猶瞽者之於文章。聾者之於鐘鼓也。之人也。指神人之德也。言神人無心於世。而世反服神人之德。而求治也。旁礴混同也。充塞也。獨見或曰。太玄中首。崑崙天之氣。旁礴地之形。又賦。旁薄群生。封禪書。旁魄四塞。又畫史。解衣盤礴。言神

人與萬物混同無隔之謂也。塞乎天地之間而不爲大。入于毫毛之內而不爲小。與萬物同體而不爲萬物所役者也。故其神凝寂而不動。雖然天地亦有神人。而後有覆載之用。故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之意也。蘄求也。亂治也。弊弊焉。經營貌。自勞役役之意也。此神人無求乎天下。而天下仰神人以生成。則似天下反求治于神人也。將旁礪之將字。大妙。神人未嘗以天下爲事也。又物不傷神人。大浸稽天。洪水滔天之意。

神人無形何溺。大旱亦然。此斯神人之塵垢秕糠。以造作堯舜之事業者也。塵垢秕糠。指形軀也。堯舜。形軀之名也。陶土工。鑄金工。俱作器者。所謂以其精治身。出其緒餘以治天下也。其精指神人身。指塵垢秕糠也。按齊物論。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與此文同一意旨。孰肯以物爲事。此句亦有萬鈞之力。夫世之志高遠者。擲棄日用目前當爲之事業。而徒放心

於無稽之空理。視有道者之任其任而爲其事。以爲役役者也。不知其人居其位。以行其事。其心逍遙乎無何有鄉也。此反役役於空理。而浪生夢死之徒也。今此孰肯以物爲事之一句。明言神人之塵垢批糠。爲其事。而不爲其事所拘束。此逍遙遊之意旨也。又欲以形軀得逍遙遊者。吾未知其意之所在也。此段結上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之文。

夫鵬之徙南冥也。積風力。不九萬里。則不能上也。

上而不能培風。則不能圖南也。雖培風有矢闕者。則亦不能徙南冥也。夫人自一念立志之魚子。至化爲鳥。其勤勵幾何也。方欲出不明之域。而徙極明之地也。雖爲鳥。而不怒而飛。則終身安於鳥而已。於是當發憤而圖極明之地也。雖發憤圖南。而不遇海運風作之時。則亦不能到其地也。此非勤苦脩習之力熟時。則亦不能到也。其風作之時。即力熟之時也。雖然自謂熟而不培其脩習之風力。則亦不復能到真明之地也。夫得一君。以徵一國者。蜩鳩斥鷃之徒也。不足羨也。忘毀譽榮辱。而辨

內外之分者。此一曲之士也。亦不足欽也。免于行而御風者。離世獨往。山林之士也。亦不足貴也。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正足以企望也。然以軀殼作念。則究竟不能盡其道也。故以堯由之辭讓。爲忘天下萬物之徵。而後至幽眇微妙之神人。而能事畢矣。此以塵垢粃糠陶鑄堯舜。則神人乃無心乎萬物。萬物素無與乎其心。萬物無與乎其心。而後可以得其逍遙自在之天遊也。此入道之初關。而可以其勤苦脩熟之力。透過此關也。世人泛觀此廣大之學術。而不究其道。以

爲高遠無用之學也。不知至近有用之道。根乎斯矣。終以爲荒唐之書。而不復推究南北冥海鯤鵬之實。何以能得明蒙叟之旨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

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洊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姓惠名施。爲梁相。實五石。司馬云。實中容五石。瓠落猶廓落也。吁然虛大貌。絮細者謂之統。陸佃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頭大腹曰匏。培通剖。判破也。洊澼音平僻。漂濯也。統同續。絮之精者。疏云。金方一寸重一斤。爲金一片。斤十六兩。樽如酒器。縛之身浮江湖。可以自渡。慮思也。夫人之心量。本自

廣大。如前所說。但爲意見所狹。不得自由也。人人認得其廣大。而不爲世事所拘束。則無往不大。無用不廣也。世人不能窺破。而皆自軀殼上起念。故其見以小爲足。其用以狹爲至。不復知有如此之大伎倆。是以說鯢鵬與蜩鳩斥鷃。以示大小不同。而其見亦異也。使人不爲意見所狹。究盡其廣大之量。故說鵬之圖南。千里之聚糧。天地之正。六氣之辨。以歸至極之地。尚且說堯由之辭讓。而歸重於藐姑射之神人。而後明其至大之不可測也。世不知而小用於大物。故蒙叟爲之。更示大物不可

小用也。故此條設問答。以示一物有大小之用。以使人悟大用不可小用。其意實深切也。惠子之問。代世人決疑者也。故設大瓠以立言。萬物皆然。今欲小用於大物。故以此答問。曉其義也。魏王所貽之瓠。樹之成熟。其大非尋常。然欲照尋常以小用。故盛水漿。則堅重而不能提舉也。大圓剖以爲小片。則偏淺無所容也。小偏而無窪坎之可以浥水漿。此所以不知用大物也。故設一喻以答之。不龜手之藥。因其人而異大小之用。凡一切之用皆然。但在此人之資藉運量耳。龜音均。凍拆也。向云。拘

拆也。司馬云。拆如龜文。則不必改音矣。泝泝洗濯也。冬洗絮。有藥手不坼裂也。裂地而封。與泝泝統所用之異。在其人也。此一藥而有大小之用也。如大瓠則不可小用。當慮用何所而可否也。慮字所謂工夫也。五石之瓠爲大樽以浮江湖。則亦有用也。不知其所用而欲小用。而憂其偏淺無所容。則夫子之心。蓬蒿之見而已。此所以其拙於用大也。此段及次段。自上文大而無當往而不反之語。而生意言神人之大。雖不可測量。而能陶鑄堯舜矣。如斯成大學問。世人之所以驚疑而爲無用也。諸

解皆謂蓬之心猶茅塞其心也。亦通。此段二百十三言。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

困苦哉

樗惡木名。狸狌。狐屬。猫亦狐屬。則猫類也。有以敖者爲鼠說。可以見也。斄牛。旄牛也。此條與上條同一意旨。擁腫。盤結而有瘰癧也。故不中繩墨。小枝亦卷曲。不中規矩也。世有爲詭激之行。而與風俗人情相背馳者。惠子之意。以莊子之說爲其類。故毀之以爲無用也。夫詭激背俗。與從容順世。雖其行大異。而不忘外物。而爲見聞所牽倒者。一也。莊子之所說。豈爲外物哉。世人以爲無用之學。此則莊子之大用也。凡形軀雖有大小。皆一得一失。而

不能兼全也。若狸狌跳梁疾黠。猶中機辟。死網罟。繫牛之大。若垂天之雲。而不能執鼠。拘外形而論道者。皆有得失也。若能認得神人。而不以外來之富貴爲心。則其大用無可復比者。世人不之知。而昧失神人。而不自省。隨其形軀之分。競逐外物之大小。終身爲人役。而不能自適。故蒙叟憐之。不獲已。言辨以曉之。學者當潛心自省也。人若益以爲無用。則閉口自淑而已。此逍遙遊之本旨也。未知自心之本根。而欲進用於世。其遇禍害也必矣。世人以樗樹之不中規矩繩墨。爲無用。則當樹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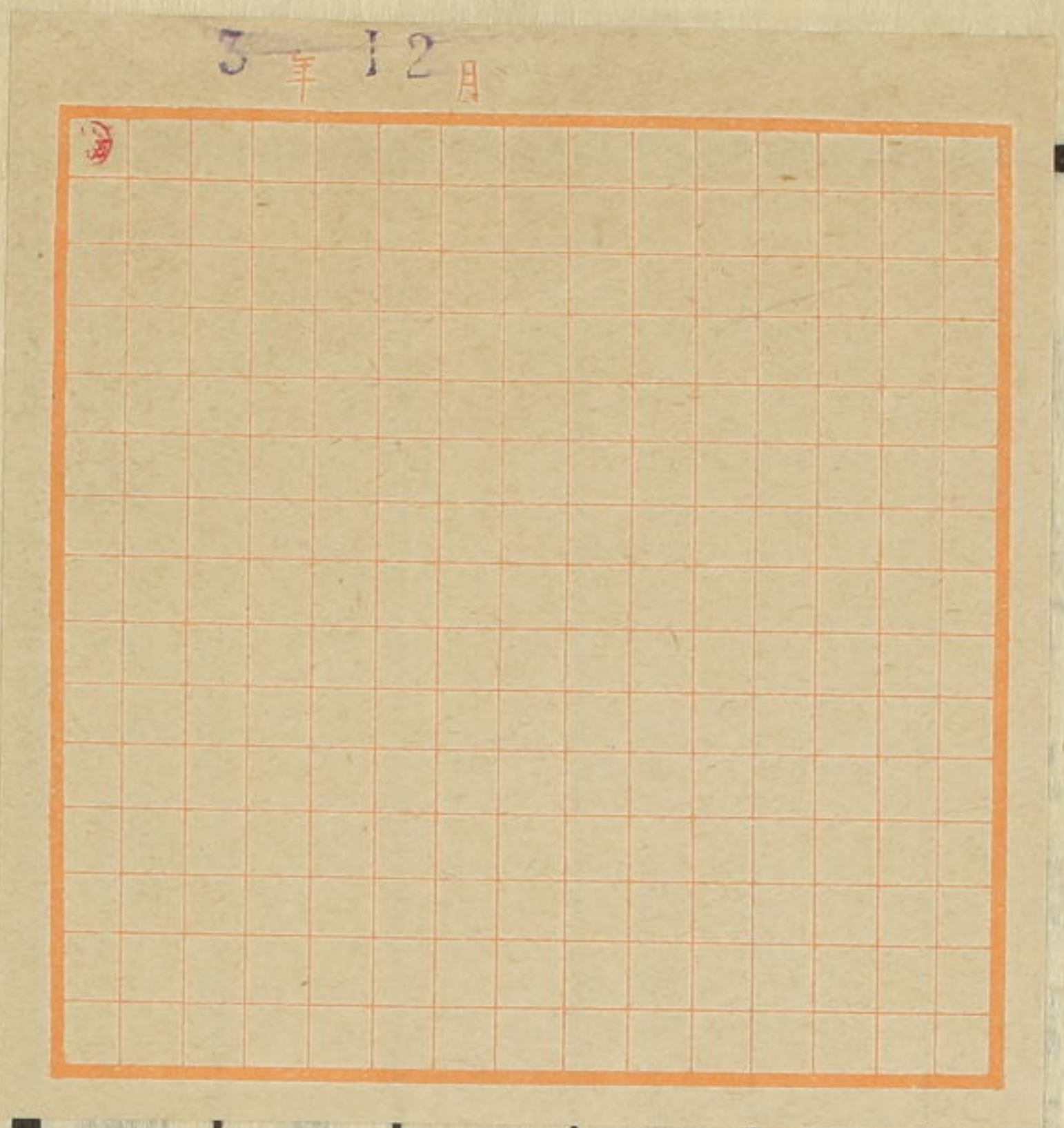
無何有鄉廣莫之野也。與上文藐姑射之山。同一處。而道之本源也。當置其心於無何有鄉。廣莫之野。而無所思。無所慮。彷徨自在。逍遙自適。以寢卧無爲於其無用之側。無用之下也。此於世雖似長物。而比之於躁進以遇禍害者。則何翅霄壤。此不遇時而蟄伏。免困苦亦大矣。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諸解皆言無用正足以避害。得遂其逍遙之樂也。余謂不然。此篇主論自心之廣大。正使世人破除軀殼鄙吝之念。認逍遙無礙之根本。而體得道德之純粹也。豈以逍遙

無礙之境。使陷溺其心哉。遂其逍遙之樂之意。似有遊山玩水之興。此亦未免自軀殼上起念者也。可歎之甚也。此條百六十三言。

逍遙遊篇通計一千六百五十五言。使學者知先認自心之廣大。而優入聖域。是開卷第一義也。以下齊物論養生主三篇。皆脩心術之要。而自軀殼上起念者。未嘗夢知蒙叟之旨者也。至人間世而後始可知世間之命與義之大戒也。諸解以此篇爲蒙叟一生之大本領。蒙叟豈自適天遊以爲善哉。當先熟讀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三篇。至人間

世。而知蒙叟之所以立言也。不通觀全篇之旨趣。而唯執一篇以爲其人之造詣者。吾不信矣。有志之士察諸。

陸方壺評此篇文云。意中生意。言外立言。統中線引。草裏蛇眠。雲破月暎。藕斷絲連。作是觀者。許觀此篇。方壺文評可謂盡善美矣。余續貂云。意中之意。自何處生。言外之言。指何而言。統中之線。當須捻出。草裏之蛇。慎莫驚走。雲破月未昇。則藕絲應兩斷。作此觀者。亦當讀此篇。



門人寺西積善校并書
井上治兵衛彫刻

解莊卷之一終

門人寺西積善校并書
井上治兵衛彫刻

